



一个北国女人的故事

— 《浮城物语》 —

一个北国女人的故事

王蒙著

上

上

根据日本讲谈社1982年5月发行本
《北国女物语》译出

一个北国女人的故事

(日)水上勉著

林怀秋、简福春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375印张 2编页 340,000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000

统一书号：10107·402 定价：2.40元

译 者 的 话

水上勉(1919—)是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他曾多次随团或率团访问中国，他的许多著名作品已经译成中文出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因此广大中国读者对他并不陌生。

水上勉生于贫寒的木匠家庭，因家境困难，九岁时便被卖身在京都临济宗相国寺塔头瑞春院当童僧。后来逃出寺院，过了一段流浪生活，十八岁流落到我国东北沈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年回到故乡任小学分校的代课教师。他把这段生活积累的素材，写成小说，请师事之著名作家宇野浩二写了序言发表。这便是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油炸锅之歌》。同年九月，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风部落》。此后搁笔十年，投身到中小企业的世界，十年间他曾从事过专业新闻记者、计算尺制作、面包协会、纤维经济研究所、绅士服行商、广告代理店、东京既成品等等，算起来三十三种行业。这段生活经历十分重要，为他后来又重新从事创作打下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搁笔十年之后，在著名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的名篇《点和线》的刺激之下，写下了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雾与影》，乘推理小说热，连续发表了《巢画》、《海牙》、《耳》等一系列社会派推理小说，重返文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接着以其少年时代童僧生活为基础而写的倾诉

人生怨恨的《雁寺》，在一九六一年发表的当年即获得了第四十五届直木奖。随后又写了《雁寺》续篇的四部曲《雁村》、《雁森》、《雁之死》等作品，从而奠定了作家的地位，被誉为活跃在第一线的战后“流行作家”。

在完成巨著《饥饿海峡》之后，作家写作的题材和品种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转变为以写生活在北陆和京都地方的妇女为主主人公的纯文艺小说。所发表的《西阵的蝴蝶》、《五号街夕雾楼》、《酿酒工》、《越前竹偶》、《一个北国女人的故事》等无不脍炙人口。

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作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水上调。

所谓水上调，简单说来，就是作家从本身丰富的生活经历出发，善于写社会底层人们的痛苦与辛酸，对这些社会底层的童僧、学徒、佃农、佣工、女仆、乞丐、歌妓，都寄予深切的同情。

荣获吉川英治文学奖的《一个北国女人的故事》，是一部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长篇小说。作品以冲子为中心，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日本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几个侧面，称得上是一幅再现日本社会生活的风俗画。作品揭示了日本妇女在天灾人祸面前的悲惨遭遇，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作者对苦难的人民的深切同情。

小说描述的是从大正到昭和的前后四十五年间发生在日本本州岛北部的下北半岛的故事，记叙了女主人公冲子辗转奔波的苦难经历。她一生坎坷，命乖运蹇。在大正初年的一

次货船触礁不幸事故中，她被区长野本政吉营救脱险，由看守观音堂的阿鹿主动收养了她。阿鹿去世后，她被寄养到田名部的岩本太兵卫商店。十七岁时，由岩本夫妇撮合，嫁给了商店的大凑分店掌柜伊助。但结婚不到半年，丈夫不幸坠崖身亡，不久又生了个遗腹儿，带着孩子在深山的工棚当烧饭女工时，一个夜晚险些被恶人奸污。被逼无奈，她又回到岩本商店再当女佣。因老主人岩本太兵卫故去，遭到少奶奶和子的妒忌，在商店呆不下去，又不得不到大凑一个海军军官家里当女仆。谁知又生枝节，因原岩本商店三少爷喜太郎间谍嫌疑案受到牵连，被主人解雇，又回到岩本家。终因不堪忍受少奶奶的白眼，经少东家长一郎介绍，她携幼子到浅虫温泉街南部屋旅馆当了女佣，一次偶然的机会被“住之家”艺妓下处老板娘阿卷看中，劝她弃佣从妓。后来在阿卷和名师指导下技艺大进，冲子很快成了浅虫的名流艺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每况愈下，艺妓业也萧条冷落了，冲子不得不到伤兵疗养所去当女佣，聊以度日。战争结束前夕，她呕心沥血抚养的独生子不幸溺水身亡，使她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饱尝失去亲人的痛苦。不久后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冲子结识了一个战犯的儿子、中学教师畦上甚太郎，逐渐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畦上也向她郑重求婚，但因畦上得的是严重肺病，不久故去，使她心里又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悲伤。后来又得知好友叶子病危，就把叶子的独生女儿满子带回浅虫收养。满子长到十七、八岁，人才出众，但因日本社会风气日下，交友不慎，结果被人玩弄，生下私生子之后，被情人抛弃。满子悲愤交集，在一次幽会中纵火殉情。于是四十五岁的冲子又担负起抚养满子遗孤的重任，

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主人公冲子是个品行端正的妇女，她善良、正直、纯洁、勤劳、坚强。对自己有恩的人，总是刻骨铭心，知恩报德，永记不忘。不管是救命恩人野本政吉、养母阿鹿、养育她成人的岩本太兵卫夫妇，还是为她排难解忧的“住之家”老板阿卷，她都是铭记于心。她特别是对晚景凄凉的阿卷更是体贴入微，宁愿终身不嫁，也要尽养老送终之责。她对别人济困扶危，而且不施恩图报。她把叶子的遗孤满子养大成人。但满子步入歧途，虽经苦口婆心地规劝，仍执迷不悟，并且反唇相讥。冲子虽然悲愤难平，但当知道满子怀孕一个人在东京受苦遭罪，她捐弃前嫌，专程到东京把她接回家里，给予无微不至地关怀照料。她心地宽阔，善容人，对嘲讽自己的人，也不去计较。她一生最大的担心，就是怕给别人带来不幸，所以几次忍痛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爱情。

她是个正派、自重、很有理智的女人。处在女佣的地位，艺妓行当，能够做到自尊自重，这更是难能可贵的。少东家喜太郎被妻子抛弃归乡之后，她虽然从心底里爱慕喜太郎，但她总是用理智克制爱的冲动。当喜太郎乘着酒劲向她寻爱求欢时，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阻止了对方的胡来乱为。在二十余年的艺妓生活中，她身处花街柳巷，但“出淤泥而不染”，卖艺不卖身，能够洁身自好。她的这些表现，与那些为钱卖身，为情淫乱的艺妓，和一见钟情就欲火中烧，失身得祸的满子，恰成鲜明对照。特别是对畦上甚太郎，已把他当成自己的情人了，但是她把感情深深埋在心底里，决不轻易爆发，更不失身于人。这些描写对日本一些标榜个性解放、性解放的妇女来说，无疑地是正情感、整操行

的一面镜子。

她勤劳，坚强，是一个贤妻良母。她对丈夫体贴关怀，对儿子伊太郎倾注了她全部的爱和全部心血。为了孩子，她到哪里都拼命工作，立志把孩子培养成人，想让他上中学，念大学。但她的命运是不幸的，很早就丧夫守寡，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到十几岁，又夭亡了。这种丧夫亡子的打击是沉重的，她痛苦，她悲伤，但她挺住了，没有消沉，没有想到去死，而且仍然和命运苦斗，虽已徐娘半老，还要抚养叶子的遗孤，在坎坷的路上走下去。

出于人的尊严，人的良知，她也和正直的日本人民一样，憎恶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同情战争的受害者，精心护理伤兵。伤兵小林战后出院还乡的时候，她专程去送行。添岛中尉死在南洋，她伤心地哭了，她决计不让儿子去当兵，充当军国主义的殉葬品，甚至说“我最讨厌海军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她欣喜若狂，虽然在战争结束之前因失去爱子而引起的内心忧伤还没有完全消除，但她以万民之乐为乐，以国家之幸为幸。

小说不仅着意刻画了冲子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妇女形象，而且也围绕着她，描写了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妇女的形象和一群善良正直的人们，以及其它一些地位、品行各异的人物，从反面给人以启发。小说正是通过对许多不同人物的刻画，再现了日本社会的现实面貌，揭示了主题思想，表达了作家的鲜明态度，引起读者的联想深思。

应该强调的是，小说虽然着墨不多，但是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怒斥了帝国主义穷兵黩武的罪恶。这次罪恶的战争，使

国家人乏物匱，使人民家有死伤。一切物资实行“统制”，十几岁的孩子也要应征入伍，在日本“已经看不见在明晃晃的电灯下围着餐桌的家庭”，男女老少都被驱赶去进行“竹枪训练和防空训练”，受战争之害者，不可胜数。小说在这方面有不少入微的描述。这些描述，反映了作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鲜明态度，鞭笞了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表现了一个真正作家的良知。

小说不仅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有它独到之处，表现了作家独运的匠心，在这方面能给读者不少有益的启发。现就此略述几点。

首先，作品最大的特点，是运用了一线穿百针的手法，以贯穿始终的人物冲子为主线，铺写了众多的故事。沉船救生、阿鹿收养冲子的经过，太兵卫培育冲子成人的始末，冲子和伊助结婚在大凑经营分店而后遭到不幸的原委，冲子在丈夫死后到大凑海军军官家佣工的境遇，喜太郎孤独还乡被捕自杀的情况，冲子到南部屋佣工后到“住之家”从妓时对阿卷孤独坎坷一生的描述，战争年代冲子同添岛诚和小林的交往，伊太郎游泳溺死的因由，冲子战后同畦上甚太郎结识相爱的过程，叶子一家的遭遇和冲子对满子的抚养、满子私奔小岛后来同他葬身火海的来龙去脉，这些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都写得不枝不蔓，脉络清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仅如此，作品还以冲子为中心人物，揭示了日本社会的各个侧面，例如佣工的艰辛生活，艺妓的悲惨命运，宪兵的凶恶，战争的残酷，实业界的兴衰，社会风气的变迁，都象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展示在读者面前。

其次，作者以描写细腻而著称于世。这部小说，精刻细

雕的痕迹随处可见，不管是对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物的刻画，都妙笔生花，耐人玩味。例如对下北风光的描写，不管是海岸、恐山还是沙丘，悬想和幻觉都写得维妙维肖，绘色绘声，令人确有亲临其境之感。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如伊太郎死前的悬念，与畦上甚太郎交好时的心境，都写得细致入微，似乎让我们听到了作品里人物的心脏跳动。对人物的行为，特别是语言的描述，都栩栩如生，视之有形，听之有声，呼之欲出的传神之笔，是不乏其例的。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描写都是朴朴实实的，并无丽词艳语，特别是写艺妓生活，作者不用淫秽的语言，不写猥亵的举动，决不以色情艳语取悦读者，表现了作家严肃的创作态度。

第三，这部小说为突出人物，突出主题，运用了反复的手法，如对冲子身世遭遇的叙述，对遇救时海上幻景的描写，对所谓“四苦八苦”的说明，对观音堂习俗的叙述，对遇难女人的交代，等等，都重复了多次，这些或渲染气氛，或烘托人物性格，或加深了解日本社会的风土人情，或突出作品的主题，总之，都给人以深刻而强烈的印象。

第四，小说从始至终写的都是平平实实的故事，象是人物的纪实，以平实见长，不以出奇取胜，作品中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但读来却感人至深，很有非一气读完不可的魅力。但是这平实之中却又有出人意料之处，如作品几次写到投海女人的事，畦上推断她就是冲子的母亲，而冲子也认为是自己的母亲，读者读到此处，也会有同感的，但作者并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留给读者去思考、想象，这是很有余味的。再有冲子几次经过田名部，却一次也没有回岩本家，只是在车上引起一点联想，这也是出

人意料的，确是不落山巢臼。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小说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从我们无神论者和不讲天命的人看来，小说的宗教色彩浓厚了一些，宿命论观点也渲染多了一些。例如净海和尚和善照尼的关于“四苦八苦”的多次说教，引用佛经上的几个故事，不少地方宣扬人生无常的宿命观点。凡是人物遭到不幸之前，不是有先兆，就是有预感，写冲子一接触男人“就会给男人带来不幸”，等等。对这些叙述，我们要有批判地阅读，不能兼收并蓄。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我们要有所取舍。

“人生无常”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谁也不能长生不老。作品只是消极地让人们知道这一点，安心认命，作到“彻悟”，就会摆脱自我烦恼了。主人公冲子信天命，是与她生活的时代和个人的不幸遭遇有关系的，可以说是符合人物的性格的；作者通过冲子这个人物反复写人生无常，四苦八苦，死去亲人的不只是哪一个人，是否是和战争期间死难者过多的情况有关，给不幸的人们一点精神上的慰藉呢？也许是有的吧。作者虽然借主人公冲子之口，宣扬了无常、天命，但他通过作品中的人物的命运，却告诉了我们这些苦难都是天皇、政府、军部“恩赐”给他们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理解为所说的无常、天命，是作者对现实的一种隐晦的批判，其实作者并不相信这一套。

小说再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不必要的重复多了一些，诸如“如前所述”之后的叙述。作品中还暴露了“唯武器论”的观点，说什么日本战败系由于“物资不足”和那“可怕的炸弹”等等。其实，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

但是瑕不掩瑜，小说仍不失为是一部优秀作品。读者读后，如能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民增进一些了解，能在思想上汲取一些教益，能从艺术上得到一些享受，这是译者所殷切期望的。

译 者

目 录

译者的话	(1)
第一 章 尻屋崎漂来的乳婴	(1)
第二 章 看守观音堂的阿鹿抚养 孩子	(21)
第三 章 冲子搬到田名部，朝拜 恐山	(42)
第四 章 冲子和大间的伊助举行 婚礼	(64)
第五 章 丈夫的不测之死，使冲 子陷入生离死别的悲 痛之中	(85)
第六 章 在岩屋铁矿沙工棚当做 饭女工	(105)
第七 章 冲子又回田名部本店工 作	(126)
第八 章 三少爷喜太郎飘然回乡， 住在独间	(146)
第九 章 冲子到战云日急的大凑 去干活	(167)

DQ70/17
第 十 章 会计中枝夫妇，张罗冲

- 子的再婚..... (189)
第十一章 喜太郎因间谍嫌疑被捕
后自杀..... (209)
第十二章 冲子到浅虫温泉的南部
屋当女工..... (228)
第十三章 左恩右想不能让伊太郎
去当兵..... (250)
第十四章 贞枝死后，冲子带伊太
郎回到田名部..... (272)
第十五章 伊太郎溺死，颁布战争
终结诏书..... (293)
第十六章 因战败大凑萧条冷落，
浅虫温泉却一派
生机..... (316)
第十七章 畦上甚太郎站在沙丘上
抚摩死树身子..... (338)
第十八章 畦上向进京的冲子
求婚..... (360)
第十九章 因畦上和叶子的发病，
冲子感到人生空虚..... (381)
第二十章 把下风吕叶子的女儿满
子寄放到浅虫..... (403)
第二十一章 冲子从善照尼的一席
话，省悟到无常..... (424)

- 第二十二章 由于阿卷突然死亡，冲子
继承了“住之家”家业…… (444)
- 第二十三章 冲子给恐山地藏堂供上
十尊杠佛…………… (465)
- 第二十四章 浅虫大火之后，冲子参
拜尻屋观音…………… (487)

第一章 尻屋崎漂来的乳婴

1

本州最北端称为下北半岛的尻屋崎，别有风光，矮草覆盖的石灰质的岩盘倾斜着没入碧波万倾的太平洋。再往尖端走，就是险峻的断崖绝壁，在顶尖上有个海马岛。稍稍偏南，相隔不远，有座名叫“沙子”的小岛；在海角的末端，散布着形形色色、大小无数的峰岩，昂首向天。惊涛拍岸，特别凶猛。海角伸向北方，太平洋那面涌来的波涛和津轻海峡涌来的波涛，从两侧冲刷崖稍，整天都是波翻浪滚，海风呼啸，呈现一派本州最北端的名副其实的荒凉景象。因为有好多岩石潜藏在悬崖附近，所以来自太平洋的航海船只，想在这里转弯，常常船毁人亡。由此缘故，很早以前就在海角上设置了灯塔，名之为尻屋崎灯塔。现在，让我们翻阅一下手头的下北半岛史吧：

“尻屋崎在本州最北端，位于东经一百四十一度二十七分二十五秒，北纬四十一度二十六分十秒处。基于同美国、英国、法国的条约，决定设置灯塔的第二次计划，于一八七三年六月十一日实施，一八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完成。灯塔竣工当天即行点火。塔身高二十八米。基础直径八米。顶部直径四米。光度为二十五万烛光，光照距离为三十六公

里。”

青森县副职官员小川涉，在给第六大区长箱石藤晖的信函中也曾谈到：

“此番为修建尻屋崎灯塔而派出负责人山本。此项工程乃系一艰难之大事业，因而须耗费大量资金。尻屋崎乃十分艰险难航之所在，自古为航海者之畏途，年年均有数艘遇难之船只。因而朝廷深察其情不惜拨发大量款项以资修筑云云……”

然而，即使灯塔落成之后，遇难船只也并未绝迹，至今仍不时发生事故。在撰写本故事的前不久，作者站在尻屋崎的顶端作了一次观察。白垩的尻屋灯塔及其附属建筑物，十分漂亮，不象是一八七三年的建筑，它建立在如今已成牧场的荒凉原野的最尖端。在远离人烟的原野上，能看到洁白漂亮的建筑物，自然让人感到高兴，但从灯塔处眺望相隔不到五十米外的太平洋的断崖下面时，不禁为之瞠目哑然。因为那儿放置着船底生着红锈的、被岩角撞破而拦腰折断的一条船。那被波浪冲刷着的铁板，一眼望去便知是船头，还可以模模糊糊地想象到遭难时的凄惨景况。一打听，原来所有船员都死于非命。可以说，象这样的遭难船只的残骸，在这里随处可见，因而近处的村民们即使听到有航船遇难，也决不惊惶。

这儿有尻屋、岩屋、野牛、尻劳、狼个森等许多孤零零的村落，人们在海角的倾斜面上掘洞为家，麇集在一起。在